

# 辩论话语中元语用表达的竞争性共识建构

## ——基于社会认知语用学的分析

赵荐涵, 庞 杨\*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6日

### 摘 要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语用学(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理论框架, 考察辩论语篇中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metapragmatic expressions, MPEs)在共识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第十届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语料为研究对象, 本文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方法, 对元语用表达在不同语篇类型(陈述式与交互式)及不同辩论阶段中的分布特征与语用功能进行了系统探讨。研究发现: 1) 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在辩论语篇中普遍存在, 且在交互式辩论中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陈述式辩论, 表明互动性增强会提升元语用资源的调用需求; 2) 在辩论进程中, 元语用表达的使用呈现动态变化趋势, 整体上随互动深入而增加, 反映出辩手对认知资源调控意识的逐步强化; 3) 从功能上看, 元语用表达在对抗性互动中承担三重语用功能, 即激活既有共识、阻碍对方共识建构以及对己方共识进行动态调整, 从而持续引导观众的理解路径与认知取向。基于上述发现, 本文在SCA框架下提出“竞争性共识建构模型”, 将共识界定为一种可被策略性激活、竞争与调整的动态认知资源。该模型不仅拓展了社会认知语用学在对抗性话语情境中的解释力, 也为辩论及其他争议性语篇的语用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理论路径。

### 关键词

社会认知语用学, 元语用表达, 辩论语篇, 竞争性共识构建

# Competitive Common Ground Construction through Metapragmatic Expressions in Debate Discourse

## —Analysis Based on the Social Cognitive Pragmatics

Jianhan Zhao, Yang P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通讯作者。

## Abstract

This study, grounded in the framework of Socio-Cognitive Pragmatics,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oriented metapragmatic expressions (MPEs) in common ground construction within debate discourse. Using the corpu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Debate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the study combin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examine the distributional pattern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MPEs across different discourse types and debate stag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information-oriented MPEs are pervasive in debate discourse and occur significantly more frequently in interactive debates than in monologic debates, suggesting that greater interactivity increases the need for metapragmatic resources; 2) the use of MPEs displays a dynamic pattern throughout the debate process, generally increasing as interaction deepens, reflecting debaters' growing awareness of cognitive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3) functionally, MPEs serve three major pragmatic functions in adversarial interaction: activating common ground, obstructing the opponent's common ground construction, and dynamically adjusting one's own common ground, thereby shaping the audience's interpretive and cognitive orient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a "Competitive Common Ground Construction Model" within the SCA framework, conceptualizing common ground as a dynamic cognitive resource that can be strategically activated, contested, and adjusted. The model extend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socio-cognitive pragmatics in adversarial discourse and offer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pragmatic study of debates and other controversial discourses.

## Keywords

Social Cognitive Pragmatics, Metapragmatic Expressions, Debate Discourse, Competitive Common Ground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辩论是一种特殊的会话形式,常常突破日常会话中的一般交际原则,从而产生出乎意料且富有趣味的会话含意,是语言交际的一种较为高级的表现形态[1]。辩论作为一种典型的对抗性话语形式,其核心目标并非交际双方之间达成一致,而是通过论证影响第三方受众的认知判断。与日常会话或协作性互动相比,辩论中的共识(common ground, CG)具有更强的竞争性特征。在多数关于共识建构的研究中,交际双方通常共享相对一致的交际目标,例如在客户服务等制度性互动中,参与者虽然立场存在差异,但仍以问题解决为导向[2]。然而,在辩论语境中,双方辩手的立场与目标根本对立,其核心任务在于争夺观众对特定论证框架的认同。因此,辩论中的共识建构并非主要发生于辩手之间,而更多体现为辩手围绕观众认知展开的竞争性建构过程。正如 Goffman 所指出的,辩论等公共话语本质上具有面向“第三方”的展示性特征[3]。

社会认知语用学(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SCA认为,共同基础并非预先存在的静态知识集合,而是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被激活、协商与调整的动态认知资源[4]。在辩论这一高度对抗性的互动情境中,双方辩手不仅需要激活有利于自身立场的共享知识,还需要在持

续回应、反驳与重构中影响观众对论证的理解路径。因此, 共识建构在辩论中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与竞争性。

在这一过程中, 元语用表达(*metapragmatic expressions*, MPEs)发挥着重要作用。元语用表达是指说话者对自身语言使用进行显性调控与组织的语言形式[5], 能够帮助交际者激活、协调与建构认知。目前,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外交话语[6]、商务互动[7]等协作性语境, 而对于辩论等对抗性语篇中的元语用表达及其共识建构功能, 仍缺乏系统讨论。鉴于辩论语篇具有高度互动性与立场冲突性, 考察 MPEs 如何参与观众认知的引导与共识的动态建构, 对于理解对抗性话语中的意义协商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基于此, 本文从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出发, 探讨辩论语篇中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的分布特征及其在共识建构中的作用, 揭示说话者如何在对抗性互动中策略性地调动认知资源, 从而影响观众对论证框架的理解与接受。

## 2. 理论框架

### 2.1. 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下的共识

共识(*common ground*, CG)通常指交际者之间共享的知识、信念与认知背景, 是话语理解与意义协商的重要基础[8]。已有研究指出, 共同基础并非静态存在的知识集合, 而是在互动过程中不断生成、调整与更新的动态认知资源[9]。

在此基础上, 社会认知语用学(*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进一步强调, 共同基础的形成本是个体认知与社会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10]。该理论认为, 交际者既依赖已有的共享经验与文化知识, 也会在具体互动中不断协商新的情境性认知。因此, 共同基础并非完全预设, 而是在交际过程中持续被激活与重构。

Kecskes 进一步将共同基础区分为核心共识(*core common ground*)与涌现共识(*emergent common ground*) [10]。前者指相对稳定的共享知识与社会经验, 后者则是在具体互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情境性认知。在辩论语境中, 由于交际双方立场对立, 共识建构呈现出较强的竞争性特征。辩手不仅需要激活观众已有的核心共识, 还需要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与重构涌现共识, 以影响观众对论证框架的理解与接受。

### 2.2. 元语用表达与共识建构

Verschueren 指出, 语言使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与调控的过程, 而这种对语言使用的反思意识会在话语中表现为元语用表达(*metapragmatic expressions*, MPEs)。MPEs 通常不直接承担命题内容, 而是用于解释、组织或评价当前话语, 从而引导听话者对信息的理解[11]。

在元语用表达研究中, 刘平提出的元语用表达系统(*Metapragmatic Expression System*, MPES)将其划分为信息导向、关系导向与情境导向三类[2]。其中, 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主要用于解释、界定与组织命题信息, 在论辩性语篇中具有较强的认知引导功能。因此, 本文主要关注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

从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来看, MPEs 与共同基础的建构密切相关。由于共同基础需要在互动中不断被激活与协商, 元语用表达能够通过强调、重述或重构话语信息, 引导受众进入特定理解框架, 从而影响共识的形成与调整。换言之, MPEs 不仅体现说话者对话语的元层次调控, 也参与了交际中的认知组织过程。

目前, 关于元语用表达的研究多集中于外交话语或服务互动等协作性语境, 而对于辩论等对抗性语篇中的元语用表达仍缺乏系统探讨。鉴于辩论语篇具有高度互动性与立场冲突性, 考察 MPEs 如何参与共识的激活、调整与竞争,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对抗性话语中的认知协商过程。

### 3. 研究方法

#### 3.1. 数据来源

本文语料选自第十届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复赛中关于“当代年轻人‘社恐’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的一场辩论。该议题具有较强社会关注度与公共讨论性,能够较好体现辩论语篇中的认知协商过程。研究以赛事公开发布的比赛视频为基础,采用自动转写与人工校对相结合的方式完成语料整理。转录后语料总规模约为17,199字。在转录与整理过程中,研究严格遵循学术伦理规范,对辩手相关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且转写内容不涉及任何个人隐私信息。

#### 3.2. 语篇分类

为考察元语用表达在不同互动模式中的使用情况,本文依据辩论赛制将语料划分为立论、质询、自由辩论与结辩四个阶段。其中,立论与结辩以单向论述为主,可归为陈述式语篇;质询与自由辩论强调即时回应与互动交锋,可归为交互式语篇。这一划分有助于比较不同互动条件下元语用表达的分布差异及其在共识建构中的作用。

#### 3.3. 标注方法

本文采用刘平[2]提出的元语用表达系统(Metapragmatic Expression System, MPES)作为分析框架。考虑到辩论语境以论证与立场对抗为核心,人际关系导向与情境导向表达在语料中相对有限,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

参考刘平元语用表达系统的分类,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可进一步划分为四类:言语行为描述、证据性表达、信息注释与评论性表达,各类型的操作性定义如表1所示,具体分类以语境中的实际语用功能为判断依据。完成标注后,本文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考察元语用表达在辩论语篇中的分布特征及其在共识建构中的作用。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and examples of information-oriented MPES

**表 1.** 信息导向元语用表达的分类、操作定义及例子

分类	操作定义	例子
信息注释 message glosses	对话语内容进行重述、解释、举例或确认理解的表达,用以促进听话者对信息的加工与理解	比如说;也就是说;是不是?
评论性表达 commentaries	通过评价性词语或否定结构表达说话者主观判断与立场的元语用表达	对;不对
证据性表达 evidentials	包含信息和内容来源描述的元语用表达	就像我说的;根据……所说
言语行为描述 speech-action descriptions	指通过显性表达言语行为或思维行为的动词来标示话语行为力的元语用表达	我告诉你;我来问你

### 4. 结果分析

#### 4.1. 元语用表达在辩论话语中的总体分布

为考察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在不同辩论类型中的使用差异,本文对陈述式辩论与交互式辩论中的元语用表达进行了统计与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oriented MPEs in two types of debate discourse  
**表 2.** 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在两种不同辩论语篇类型中的分布

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分类	陈述式		交互式	
	次数	频率(千字)	次数	频率(千字)
信息性表达	36	4.2	130	14.9
评论性表达	13	1.5	62	7.1
证据性表达	55	6.5	74	8.5
言语行为描述	19	2.2	85	9.9
总数	123	14.4	351	40.3

表 2 显示, 交互式辩论中的元语用表达使用频率明显高于陈述式辩论。标准化后, 交互式辩论中的元语用表达频率为每千字 40.3 次, 而陈述式辩论为 14.4 次。卡方检验结果表明, 两类语篇在元语用表达总体使用频率上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 $\chi^2 = 107.16, p < 0.001$ )。这一结果表明, 随着互动性与对抗性的增强, 辩手更倾向于借助元语用表达组织话语、回应观点并引导受众理解。

从具体类型来看, 信息性表达、评论性表达与言语行为描述在交互式辩论中的使用频率均显著高于陈述式辩论。其中, 信息性表达( $\chi^2 = 50.74, p < 0.001$ )与言语行为描述( $\chi^2 = 39.57, p < 0.001$ )的差异尤为明显, 说明在高互动性的辩论过程中, 辩手更频繁地借助元语用手段对信息进行解释、重构与互动组织。相比之下, 证据性表达在两类语篇中的分布差异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chi^2 = 2.18, p > 0.05$ ), 表明引入证据与信息来源是两类辩论语篇中较为普遍的论证策略。

总体而言, 陈述式辩论更强调论证框架的系统建构, 而交互式辩论则更依赖元语用表达来推进即时互动与共识协商。

进一步来看, 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在不同辩论阶段中的使用频率呈现出明显变化。在陈述式辩论阶段, 其频率总体相对较低, 例如陈词阶段的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总频率约为每千字 6.8 次, 而随着比赛推进, 到三辩小结阶段已上升至约 22 次。交互式辩论中的增长趋势则更为明显, 质询与自由辩论阶段的总体频率普遍维持在每千字 30 次以上, 其中质询二阶段达到约 45 次。整体来看, 随着辩论互动不断深入、即时回应与论证协商需求增强, 辩手更频繁地借助元语用表达对信息进行解释、重构与强调, 从而引导观众对论证框架的理解。

## 4.2. 元语用表达在竞争性共识建构中的作用

从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来看, 共识并非静态存在, 而是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被激活、协商与调整的动态认知资源[10]。在辩论这一对抗性语境中, 辩手不仅需要激活有利于自身立场的共享认知, 还需要不断回应、修正甚至挑战对方所建构的理解框架。本研究发现, 元语用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辩手通过对话语的解释、重述与框架化处理, 引导观众进入特定理解路径, 从而影响共识的建构与调整。

### 4.2.1. 共识激活

从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来看, 辩论议题通常具有较强争议性, 不同观众基于各自的社会背景与前经验, 往往持有不同立场。因此, 在辩论这一观众无法直接参与互动的话语情境中, 共识能否被有效激活尤为关键。辩手需要有选择地调动潜在共享知识, 并突出特定解释路径, 从而引导观众进入预设的理解框架。

例(1)

反方: 在讨论真问题和假问题之前, 必须先明确社恐这一概念在当代社会的现状。根据知名传播学家蔡奇的研究……

在该例中, “必须先明确……”通过对讨论前提进行显性界定, 引导观众接受“社恐定义需要重新界定”这一理解框架; 而“根据……研究”则通过引入权威信息来源增强论述的可信度。两类元语用表达共同作用, 使观众更容易接受反方对“社恐”概念的界定, 从而实现特定共识的激活。

#### 4.2.2. 共识阻碍

在辩论话语中, 成功的辩论者往往更频繁地承接对手提出的论点, 并通过对其进行质疑与挑战来增强自身的说服力[12]。由此可见, 在竞争性话语中, 元语用表达不仅用于激活共识, 还可以被策略性地运用, 以阻碍或削弱对方的共识建构过程。

例(2)

正方: 遭遇社恐的各种无奈的时候, 为什么对于当代年轻人不是问题?

反方: 对于社恐你得举证这是无奈……

正方: 我试图理解一下, 所以长辈的逻辑是说大家都没问题, 你社恐是你身上出了问题, 克服社交通融通融, 所以是为什么?

反方: 这不就是你认为社恐是真问题, 他的长辈认为他社恐是真问题, 就会压迫他。

正方: 长辈不就认为这是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不是正如你方所说是一个假问题, 只有社会的真的结构问题是一个真问题吗?

在该片段中, 反方通过“你得举证”直接质疑正方预设的论证前提, 并将举证责任重新转移给对方, 从而阻碍其共识建构。与此同时, 双方频繁使用“这不就是……”“正如你方所说”等信息注释型表达, 对对方观点进行重述与框架化处理。这类表达表面上是在确认理解, 实际上则通过选择性重构改变原有论证逻辑, 引导观众按照自身设定的路径理解对方立场。此外, “我试图理解一下”等言语行为描述也体现出辩手对互动进程与解释权的争夺。由此可见, 在竞争性互动中, 元语用表达不仅用于推动共识建构, 也被用于阻碍对方共识的形成。

#### 4.2.3. 共识调整

由于辩论中的共识始终处于动态博弈之中, 辩手还需要不断调整既有理解框架, 以回应对方的质疑与重构。

例(3)

反方: 究竟应该是让医院设计帮助社恐人交流的方式, 还是像您方说的, 你其实是有问题的……

正方: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要明白跟人招手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所以回到你方的问题, 一个长辈为什么会令人讨厌, 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正视过原来心理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该片段中, 反方首先通过“究竟是……还是……”将讨论框架限定为“制度优化”与“个体改变”的二元对立。随后, 正方通过信息注释“就是”对“跟人招手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进行界定性重述, 并借助证据性表达“回到你方的问题”, 重新将话题带回对“社恐性质”的讨论, 随后又通过“是不是因为……”“是不是说明……”等表达, 对因果关系进行推导与强化, 将“长辈未正视心理问题”与“社恐处境恶化”连接起来, 从而推动观众接受其所建构的理解路径。可以看出, 在持续的互动与回应过程中, 辩手不断借助元语用表达修正既有理解路径, 从而实现对共识的动态调整。

## 5. 讨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语用学框架,对辩论语篇中的共识建构进行了语料分析。研究发现,在本研究语料中,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在辩论中具有较高使用频率,并在不同辩论类型中呈现显著差异:交互式辩论中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陈述式辩论,同时,其使用总体随辩论推进而增加,这一现象可能与辩手在持续互动中不断加强对认知资源的组织与调控有关。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本案例语料中,辩论本质上是围绕观众认知展开的竞争性共识建构过程,而元语用表达在其中主要承担三方面功能:激活共识、阻碍对方共识以及调整己方共识。辩手通过引入证据、重述对方话语以及评论和纠偏等方式,尝试不断引导观众进入有利于自身立场的理解框架。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竞争性共识建构模型”(如图1所示),将共识视为一种可被策略性调动的动态认知资源,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社会认知语用学在对抗性话语研究中的解释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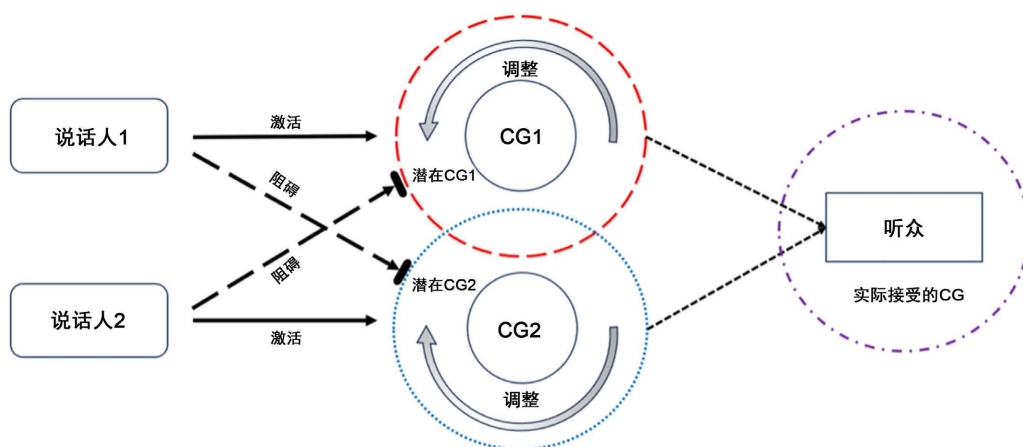


Figure 1. Competitive common ground construction model  
图1. 竞争性共识构建模型

模型以对立双方(说话人1与说话人2)为起点,双方基于各自立场,选择性地激活观众已有的认知资源。图中实线圆圈部分表明,辩手通常会优先调用那些既有利于己方立场、又较易被公众接受的事实性观点,并通过元语用表达对其进行强调与组织,使其逐渐转化为服务于自身论证的核心共识。因此,共识的激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与指向性,其目的在于引导观众进入特定理解框架。

与此同时,辩论中的共识建构并非单向过程,而始终伴随着对抗性的干预机制。模型中的“阻碍”路径表明,一方在建构自身共识的同时,也会借助信息注释、评论性表达及言语行为描述等元语用手段,对对方话语进行重述、否定与再框架化,从而削弱其共识建构效果。由此,共识不再是单一的共享知识,而表现为多个相互竞争的解释框架。

在持续互动中,双方还会根据对方回应与语境变化,对既有共识进行不断调整。通过重新组织话语、重设议题焦点或引入新的解释路径,辩手持续修正其论证框架,以增强其逻辑性与可接受性。最终,辩论中的共识并非在双方之间达成一致,而是指向观众的认知接受。观众基于自身认知背景,对竞争性信息进行选择性整合,从而形成实际接受的理解框架。总体而言,该模型将辩论中的共同基础视为一种可被激活、竞争与调整的动态认知资源,进一步凸显了共识在对抗性话语中的策略性与说服功能。

## 6. 总结

本文基于社会认知语用学(SCA)框架,以华语辩论语料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在

对抗性话语中的分布特征及其在共识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元语用表达在本文所选取的辩论语篇中具有较高使用频率, 并在不同语篇类型之间呈现显著差异; 同时, 其使用频率随着辩论推进而逐渐增加, 尤其在交互式辩论中更为突出, 这一现象或与高互动语境下更频繁的认知资源调动相关。

在功能层面, 信息导向型元语用表达主要承担三方面作用: 一是激活共识, 通过引入证据、界定概念与组织信息, 引导观众进入特定理解框架; 二是阻碍共识, 通过重述、否定与再框架化削弱对方论证; 三是调整共识, 在持续互动中不断修正既有论证, 以增强其逻辑性与可接受性。这三种功能共同构成了辩论中竞争性共识建构的基本机制。

基于上述发现, 本文提出“竞争性共识建构模型”, 将辩论中的共同基础视为一种可被策略性调动的动态认知资源。该模型进一步拓展了社会认知语用学在对抗性话语研究中的解释范围, 凸显了元语用表达在争夺解释权与影响观众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 本文也为理解辩论及其他争议性话语中的语言运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并对辩论实践中的论证策略优化具有一定启示意义。需要指出的是, 本研究基于单一赛事语料, 相关结论主要适用于所分析语料, 其对更广泛辩论语篇或其他对抗性话语的适用性仍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

## 参考文献

- [1] 钱进. 辩论赛中自由辩论违反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的语用分析[J]. 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 1996(3): 13-15.
- [2] Liu, P., Yang, L. and Chen, J. (2021) Metapragmatic Expressions as Common Ground Builders in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Kecskes, I., Ed., *Common Ground in First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De Gruyter, 281-304.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766752-013>
- [3] Goffman, E. (1981) *Forms of Talk*.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37.
- [4] Kecskes, I. (2010) The Paradox of Communication: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Pragmatics. *Pragmatics and Society*, **1**, 50-73. <https://doi.org/10.1075/ps.1.1.04kec>
- [5] Liu, P. and Ran, Y. (2016) Creating Meso-Contexts: The Functions of Metapragmatic Expressions in Argumentative TV Talk Shows.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13**, 283-307. <https://doi.org/10.1515/ip-2016-0011>
- [6] 秦小锋. 外交活动中语言的元语用意识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6(4): 222-224.
- [7] 刘平, 冉永平. 投诉回应: 元语用话语与协商意识[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4): 11-24+147.
- [8] Stalnaker, R. (2002) Common Ground.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5**, 701-721. <https://doi.org/10.1023/a:1020867916902>
- [9] Clark, H.H. and Brennan, S.E. (1991) Grounding in Communication. In: Resnick, L.B., Levine, J.M. and Behrend, S.D.,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7-149. <https://doi.org/10.1037/10096-006>
- [10] Kecskes, I. and Zhang, F. (2013)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Common Ground and Presupposition. In: Capone, A., Piparo, F.L. and Carapezza, M., Eds., *Perspectives in Pragmatics, Philosophy & Psycholog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375-395.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01014-4\\_15](https://doi.org/10.1007/978-3-319-01014-4_15)
- [11] Verschueren, J. (2000) Notes on the Role of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in Language Use. *Pragmatics. 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 **10**, 439-456. <https://doi.org/10.1075/prag.10.4.02ver>
- [12] Zhang, J., Kumar, R., Ravi, S. and Danescu-Niculescu-Mizil, C. (2016) Conversational Flow in Oxford-Style Debates.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ies*, San Diego, 12-17 June 2016, 136-141. <https://doi.org/10.18653/v1/n16-1017>